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人之一生

安特列夫著
耿濟之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『人生有什麼意義呢？』這句話是中國現代青年常常悵悵的自問着，而終於沒有得到答案的。但我們如果讀了安特列夫（Leonid Andree, 1871—1919）的這篇人之一生，便可得到一個很可怕的答案——這個可怕的答案，我們雖極不願意得到，卻終於如隻身徘徊於朦朧的月下所生的影子似的，息息跟隨在我們的身邊。

屠格涅夫（Turgenev）在安特列夫此劇出版的三十年前，已經詔示過我們。他說，他獨自在曠野裏行走，一個老嫗緊緊的跟在他後面；後來他察出，這個老嫗不僅是跟着他，而且還指示着他，她向左向右，他也不得不聽從她。他仍舊繼續着行走，前面卻有個黑暗的大坑——墳墓！他急忙轉回來，老嫗又站在他的前面。他現在知道，這個老嫗便是他的命運，不肯一刻離開他的命運。他又向另一方面走去，走了不久，前面又是一個黑暗的大坑。他便又轉到傍的方向，前面也有個可懼的異點。他想站住不走，轉瞬間便坐在地上。他覺得老嫗還是息息不離的

站在他身旁。遠處的異點，卻浮動了，向他爬來。

這是多少可怕的事！誰能離開了他的運命，而不受他的支配呢？誰能與運命抵抗，離開了她而走在前面沒有黑暗的大坑的路上呢？誰又能逃避這可怕的黑暗的大坑，而不被吞沒呢？他們雖立住了或坐下了不走，黑暗的大坑，卻依舊浮動了向他爬來！

在這個地方，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很可怕的答案了：

「人生沒有意義；因為他的前途，就是墳墓。」

但這種答案還不是安特列夫的答案；安特列夫的答案卻較此更其可怕。他以爲人的一生雖然是以墳墓爲最後的歸宿，而他的所走的路，卻絲毫沒有自主的權。誰都是同樣的走一條路，誰都不能另擇一條他自己願意走的向左或向右的路——連想坐下或轉向左或右的自動力也沒有。運命已經規定了他所應走的路，他是不能反抗，而且不會想到反抗的。

我們試讀這本人的一生。人生的劇場，是什麼地方都是灰色的。有一個灰色的人，在那裏說着人的一生。他的聲音鎮定而冷淡。他說：「那個人的全生要在你們面前次第的經過，從黑

暗的「開始」直到黑暗的「終了。」——現在快要很神祕的闖破「無在」之門，哭喊着通告自己短促的一生的開始了。在「無在」的夜間，一隻無智識的手點着的蠟燭快要亮起來了。——這就是人的生命。」當他說時，人就很艱難的從他母親腹裏生出來，同時灰色的人手裏的蠟燭燃燒起來。人的一生開始了。隔了許久，灰色的人手裏的蠟燭已經燒去三分之一，人正在戀愛與貧窮中生活着。又隔了一會，人家裏的幸運已達到最高峯，他們在大開着跳舞會。跟隨着幸運來的是逆運。人的家財盡了，他的兒子也死了。人在詛咒着上帝，魔鬼，運命或生命。灰色的人冷淡的傾聽着詛咒，蠟燭的火焰搖曳着，彷彿爲風所吹一般。人和灰色的人就這樣對立着。又隔了一會，人的妻死了，人也死了。同時蠟燭發亮了一下，便熄滅下去。灰色的人在黑暗中說道：「靜着，人死了！」

人的一生就是如此。

「他生下來就具有人類的樣式和名字，無論一切都和已經生在世上的人們相像。他們那種殘酷的命運，要成爲他的命運，他的殘酷的命運，也要成爲他們的命運。他受了時間抵抗

不住的牽引，將要呆呆板板的經歷盡一切人生的階級，從低到高，從高到低，他爲視點所限制，也終不會看見他那隻軟腿已經舉起着要跨上去的那段階級；爲知識所限制，更不會知道未來的一小時——一分鐘，將要給他送些什麼來。他又因爲自己的盲目的無識，受豫覺的壓迫，希望和恐怕的驚擾；要很順從的畫着鐵製的預定的圈兒。」

這就是安特列夫的答案——一個很可怕的答案。無論是誰，恐怕都被這個可怕的答案，息息跟隨在身邊。

中國的青年們！這個答案將使你們生什麼樣的感覺呢？

外面是無邊的黑暗與空虛，我們且藏在一個有美麗的畫的屏幕裏。

我想這實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。

這篇劇本的原文，出版於一九〇六年，是俄國文學上第一部的象徵主義的劇本。濟之的譯文，不失原文的精神；我敢斷定讀者不會有什麼不懂的地方。

鄭振鐸十二，九，六。

人之一生

目次

引子·····	一
第一幕 人之生與母親之痛苦·····	六
第二幕 愛情與貧窮·····	二九
第三幕 人家之跳舞會·····	五八
第四幕 人之逆運·····	八〇
第五幕 人之死·····	一〇一
(附錄)人之死(第五幕的修正稿)·····	一二〇

引
子

子 引

有一個全身灰色的人，名叫他，在那裏說着人的一生。一間空洞洞的，四方形的大屋，連門窗都沒有。屋內一切都是煙灰色的，具着同樣的色彩：灰色的牆，灰色的頂棚，和灰色的地板。一條平均的，軟弱的光線從無人看見的地方那裏流將出來——這種光線也是灰色的，一色一樣的，顯出幽幻的景象，發不出黑影和亮光來。——那個全身灰色的某人本來靠在牆上，幕開時便無聲無息的離開那個地方。他穿着一件寬大而且不合式樣的灰色外套，顯出一個巨大的軀幹，他的頭上蒙着一塊灰色布，他的深色的影色蓋住了臉的上部。他的眼光人家看不見。所看見的不過是兩頰，鼻子和尖形的下顎——都是又大又重，彷彿從灰色石上砍下來的一般。他的嘴唇緊閉着。他微抬着腦袋，用一種堅硬而且冷淡，失去驚擾和恐怖的聲音開口說起來——彷彿被雇來毫不經意的讀命運的書的人所說的話一般。

——『來到這裏散悶和笑樂的諸位看客，請你們看着罷，聽着罷，那個人的全生要在你們面前次第的經過，從黑暗的「開始」直到黑暗的「終了」。』以前他未曾來到世上，很神祕的葬埋在時間的「無盡」裏面，無思想，無情感，誰也不知道他，——現在快要很神祕的闖破

「無在」之門，哭喊着通告自己短促的一生的開始了。在「無在」的夜間，一隻無知覺的手點着的蠟燭快要爆發了，——這就是人的生命。你們看着那火焰呀，——這就是人的生命。

他生下來就具有人類的樣式和名字，無論一切都和已經生在世上的人們相像。他們那種殘酷的命運要成爲他的命運，他的殘酷的命運也要成爲他們的命運。他受了時間抵抗不住的牽引，將要呆呆板板的經歷盡一切人生的階級，從低到高，從高到低。他爲觀點所限制，也終不會看見他那隻軟腿已經舉起着要跨上去的那段階級；爲知識所限制，更不會知道未來的一小時——一分鐘，將要給他送些什麼來。他又因爲自己的盲目的無識，受豫覺的壓迫，希望和恐怖的驚擾，要很順從的畫着鐵製的預定的圈兒。

那不是他——有幸福的青年。你們看，蠟燭點得多亮呀！無盡的空間裏冰雪之夜無力地旋轉着，並且疾走着，火焰搖盪着，蠟燭還是很明亮的燃燒着。但是火所吞食的蠟兒減少起來了。——但是蠟兒減少起來了。

那不是他——有幸福的丈夫和父親。但是你們看，蠟燭點得多黯淡並且希奇呀發黃的

火焰彷彿在那裏皺眉，彷彿冷得抖索着，四處的躲藏。因為火所吞食的蠟兒溶化起來了——因為蠟兒溶化起來了。

那不是他——害病而且衰弱的老人。人生的階級和隨地的陷坑已經走盡了——但是那隻抖抖索索的腳還是往前挨着道兒。發藍的火焰，向地上僵俯着，極無力地伸展着，垂倒着，抖索了一下，又垂倒下去——輕輕的滅了。

於是人就死了。他從夜間來，從夜間回去，無影無蹤的消滅在時間的「無盡」裏面，無思想，無情感，誰也不知道他。我呢，人家都稱我做他，在人的一生裏，在人一生的路程中間，總是他忠實的同行人。人和他的近人自然看不見我，但是我却時時刻刻在他的附近，無論當他興起和睡覺的時候，或當他禱告和詛咒的時候。在快樂的時候，他那自由而且勇敢的精神正在高高的飛翔着，在失意和悲傷的時候，心靈正受着死刑似的壓迫，血正在心裏凝結着；在勝和敗的時候，在和「不變」大決鬥的時候，——我總同他在一塊兒。——我總同他在一塊兒。

來到這裏散悶和笑樂的諸位看客，受「死」的命運支配的人們，你們大家看呀，聽呀：那

激流的人生將要帶着他的悲歡在你們面前一一的經過，引起幽遠的回響來了。」——
灰色的那個人默着聲了。光明在沉默裏消滅下去，黑暗籠罩着他，和那間灰色的，空虛的屋子。

——垂幕——

第一 人
幕 一 之 與
生 之 親 母
苦 痛 之 母

屋內深黑，一切靜止。一羣老太婆包着奇怪的面布，她們那付灰色的側面影像顯得很陰慘，彷彿一堆灰色的躲人的老鼠；這所又大又高的屋子的形象也是如此。老太婆們輕聲談着話，互相的嘻笑。

老太婆們的談話。

『我極喜歡曉得，我們那個女朋友生的是兒子還是女兒？』

『難道你看來還不是一樣麼？』

『我很愛男孩子。』

『我可是愛女孩子呢。她們總是坐在家裏頭，等着人家到她們那裏來。』

『那末你愛不愛上人家闖門去呢？』

老太婆們輕輕地笑了。

『他知道呢。』

『他知道呢。』

靜默。

『我們的女朋友到喜歡生女孩子。她說男孩子皮氣太野，性質又剛強得很，總要找點危險的事情出來。他們小的時候，就喜歡爬到高樹上面，還要到深水的河裏去洗澡。不是掉下來，就是淹死了。等到他們成了年，就要去打仗，自己殺起自己來了。』

『她以為女孩子不會淹死的。我可是看那些女孩淹死，看見得多啦，她們也跟男人淹死一樣：全身又溼，又發綠。』

『她還以為石頭是不會砸死女孩子的呢！』

『可憐哪，她怎麼這麼難產呀。你看，我們坐在這裏已經有十六個鐘頭啦，她總是在那裏嚷着，起初她嚷得很響，聽見她那種喊聲，耳朵都要震痛，以後慢慢兒輕了，可是現在祇在那裏乾號和呻吟。』

『大夫說她要死呢。』

『不——大夫說小孩子是死的了，她自己還可以活着。』

「爲什麼她們要生孩子呢？這真是痛呀。」

「不過爲什麼他們要死呢？這更是痛了！」

老太婆們輕聲的笑着。

「不錯。生着……死着……」

「又——生着。」

她們笑了。聽見受痛的婦人的輕喊聲。

「又來了。」

「她又發聲出來了。這是很好的。」

「這是很好的。」

「可憐的丈夫！他那種發愁的樣子，看着竟要笑出來呢。起初他，妻子懷孕了，他很喜歡，說巴望能得一個男孩子。他心裏想他的孩子將來可以做總長或將軍呢。現在他可是一點也不巴望，更不論男孩子跟女孩子了，祇在那裏着急着，哭着。」

「她一陣陣發痛的時候，他自己也掙扎着，臉都漲紅啦。」

「叫他到藥店裏去贖藥，可是他在藥店門前走了兩個鐘頭，還想不起來他要什麼，就這樣空手回來了。」

老太婆們輕聲笑了。喊聲利害起來。却又沉下去了。一時的靜默。

「她怎麼啦？也許她已經死了麼？」

「不要是這樣，我們就可以聽見哭聲了。那時候醫生就要跑過來，說些不相干的話。那時候她的丈夫失了知覺，被人抬過來，我們也就有事做了。不，她沒有死呢。」

「那末我們坐在這裏幹什麼呢？」

「你去問他罷。我們會知道麼？」

「他不會說的。」

「他不會說的。他一句話也不說。」

「他支使着我們呢。他把我們從牀上拖起來，讓我們在這裏守着，其實也就不必來呀。」

『我們自己來的。難道我們不是自己來的麼？』
『們還能不來麼？』

『那末你到願意呀。』

『我不說話。我不說話，我儘等着。』

『喔，你真是善心啊！』

大家笑了。喊聲越發利害。

『她喊得真厲害呀！她真疼極了。你們知道這樣的痛楚麼？簡直好像肚子裂開似的。』

『我們大家都生產過的。』

『彷彿不是她在那裏嚷呢。我簡直不認識我那女朋友的聲音了。她的聲音本來是柔和而且優妙的呀。』

『這個有點像野獸吠叫了。在這個叫聲裏可以感出一種黑夜的景象來。』

『感出一座無盡的，黑暗的森林，覺出一種無希望和恐怖的心來。』